

印尼归侨黄解放：

从县城走出来的联合国专家(1)

中国赤壁：宋锦来



2018年12月5日出席“2018上海国际航空法律论坛——国际航空大都市建设的法治保障”并演讲

在湖北赤壁知道黄解放的人不多，但认识他的人都满怀敬意！因为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大家也都颇有些惊奇：三国古战场赤壁小县城，是如何走出了一位国际航空法一流专家，国际组织多边外交“文装战士”，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局长的呢？

黄解放博士是武汉大学学士、麦吉尔大学硕士、莱顿大学博士，首位中国籍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局与对外关系局局长，国际知名的航空法专家。从1986年至今，先后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工作，担任法律官员直至局长。他曾兼任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加拿大国际法协会副会长，并在加拿大、荷兰等国的多所高校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生兼职导师等工作。黄解放在国际航空法、国际空间法等国际法学科与实务领域，具有颇高的学术造诣与学术影响力，在国际组织和外交界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声誉威望。

寻找到黄解放局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记得还是2017年2月22日应赤壁市外侨办邀请，陪同海外回来的老乡聚会，他们听说笔者一直在寻找赤壁籍在外乡贤，便提到有一位在联合国工作叫黄解放的老乡，我便迅速要到黄解放联系方式，随后通过各种方式很快和黄解放取得了联系。经过一年多的微信交流，2018年12月10日终于在赤壁见面了。依然记得那天见面的情景，他在回来的前几天就发来信息，说

他将约上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节能环保事业部总经理王志民一起，回来看望原来在蒲圻(赤壁)一中就读及工作时的老校长兼教育局副局长，已九十高龄的王雄老师，也是王志民的父亲，还要我帮他联系几位多年的老朋友一起聚一下。

想到第一次和从联合国回来的风云人物见面不免有些忐忑。一见面我就认真打量着这位神奇人物，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发些许花白，戴一副眼镜，目光深邃，颇具外交家的气质。他亲切的和大家一一握手，拉起家常，非常和蔼可亲，还给每个人分发带来的小纪念品，让人非常感动！

交流中得知，黄解放博士并非土生土长的赤壁人，是一名归国华侨，祖籍福建泉州，赤壁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于1956年8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因受印尼著名的“930事件”影响，1966年5月随父母回到中国，在广东花县华侨学校就读，1969年父母被中侨委分配到湖北，湖北省外办又分配到了蒲圻



2018年12月10日黄解放局长(右)看望九十高龄的老校长王雄(赤壁)

他也随之转入到蒲圻(赤壁)一中就读。

谈起母校一中和王雄老校长，黄解放滔滔不绝，满怀感激。在他面临失学之际，是祖国给了他重返校园的机会。在蒲圻(赤壁)一中，他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长历练。还记得，一次会议后有粉蒸肉，几个同学，每个人都吃了一斤饭！一中是名校长、数、理、化、语文都有名师，他受教良多。有国际眼光的父亲，不相信“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电台刚开播广播英语课程，就带着他学习英语，补充了一中的教育，打下了他英语的基础啊！防空洞外数九寒天，洞内他和同学们挥汗如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一中，他成长为学习标兵，培育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得益一生。品学兼优的他，广受老师、同学的喜爱，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任。1974年毕业后更被母校破例聘请为民办教师，从事英语教学。这是他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26元。在母校任教二年后，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武汉大学英语专业76级学习。后师从以周鯁生、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路珈学派”，在国际法研究生考试中名列前茅，由教育部派遣公费留学加拿大，进入被誉为“国际民航组织官员的摇篮”，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空法研究生学府——麦吉尔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院。被该院院长称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研究生。

谈到父母，黄解放满是崇敬和感恩！父母言传身教，鼓励他好学、扎实、奋



2018年12月10日笔者和黄解放局长(左)合影

进、爱国！父亲黄永晖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幼年丧父，日军南侵，使他未能在热爱的中华学校读完小学。但经过刻苦努力，自学成才。1946年，年仅17岁的父亲便登上了中华学校讲台，为华侨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父亲以鞭策自己学习、工作的中华文明为骄傲。他非常自豪地告诉儿子，中华文明具有何等巨大的感召力！他的一位领导印尼的侨生。中华文明，在遥远的千岛之国，通过中华学校，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把已经离开祖国五代的朱毅和千万华侨子弟一起，培育成才。朱毅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毅然归国，参加抗

战，奔赴延安，共赴国难！

中华文明在海外彰显出的伟大力量，激励父亲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侨教、侨社、侨务事业。他1951年代表教师联谊会当选为三宝垄中华总会理事，1952年23岁时担任三宝垄中华总会总干事，一直连任至1966年总会被迫关闭。1952年中华总会改选时，父亲发挥精通印尼文并且熟悉印尼法例的优势，严格依照章程，主导了首次由理事而非会员选举产生中华总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拨正了中华总会的船头。他联络多个民主进步社团，协调、选举深孚侨心的进步侨领林绍宗为主席，何隆朝为副主席。在何隆朝先生继任总会主席后，协助何主席为中华学校、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的公益事业而忘我工作。在使馆领导下，与何主席、其他侨领和广大侨胞一道，开创了三宝垄侨界广泛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新局面。他在艰难之时，为维护侨胞利益挺身而出，不畏风险。1960年，在一万多难侨涌入三宝垄等待搭乘接侨船归国期间，父亲参加接待难侨工作的后勤指挥、安保和海关联络等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帮助难侨平安回国。他的爱国热诚，给时任驻印尼大使黄镇留下了深刻印象。(未完待续)



2017年8月18日在福建泉州出席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



黄解放幼年被父亲带着参观中国文化展览

纷扰年代意难决

——那时华校那时青春(之二)

丁见

五六十年代，泗水专门放映华语片的电影院有两家——一是“南京戏院”，二是“新华戏院”，钦辉每个星期都去光顾，差不多把那时新中国拍摄的故事片和纪录片都看过了，印象较深的诸如《上甘岭》、《五朵金花》、《刘三姐》、《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

在王钦辉记忆中，泗水南区也有放映美国好莱坞影片的戏院，但观众似乎没有看华语电影的人多。“在当时充满革命热情的氛围下，所谓进步华校的老师和学生如果想看西方电影，都要悄悄的不敢声张，生怕被本校的同事或同学看到，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那个年代，对华侨青年影响很深的文艺形式还有革命歌曲。新中广播喇叭里天天播放《我的祖国》、《南泥湾》、《祖国颂》、《洪湖水浪打浪》、

《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三八作风歌》等等。

钦辉和几个男同学喜欢唱那首《我复员回到了故乡》。

“到现在，我还是可以一字不落地唱下来。”王钦辉在汽车里和笔者说着，便张开喉咙唱了一段：“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着村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

说来惭愧，笔者在国内长大，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看这位印尼华人王钦辉唱得兴致勃勃，却无法同他应和。

话说回来，五六十年代的印尼华人社会，不管受到中国左倾思潮的影响多大，但毕竟不同于全民狂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国内，大家文娱生活中依然保留了不少

旧时代柔软抒情的所谓“靡靡之音”，同样受到人们追捧。当时流行于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圈子的国语歌曲有《香格里拉》、《夜来香》、《夜上海》、《秋水伊人》、《玫瑰玫瑰我爱你》、《东山一把青》、《四季歌》等，而在歌坛经久不衰歌星以龚秋霞、周璇、姚莉、李香兰、白光、吴莺音、张露等人最为著名。

钦辉上小学时，经常和两个姐姐在家里唱歌。大姐爱唱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二姐喜欢唱温柔婉转的抒情歌曲。大姐唱了一首声调高亢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二姐就唱一首哀婉缠绵的《秋水伊人》：“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

空有泪满襟。”

钦辉小小年纪，什么歌都喜欢，喜欢听，也喜欢唱。

有时候，家里的收音机总是不断地播放那首美国女歌星多丽丝·戴演唱的好莱坞电影《擒凶记》插曲 Que Sera Sera。

每当此时，钦辉就会看到二姐跟着收音机，一起轻轻地唱道：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

I asked my mother, (我问妈妈)

What will I be? (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我是否会变得美丽、富有?)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她对我说:)

Que sera, sera (世事不可强求)



1960年王家二姐王月娇(后排中)订婚时全家合影。后排右四是父亲王基财，中排左二抱着小弟

的心事。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顺其自然吧。)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顺其自然吧。)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当我长大并恋爱了,)

I asked my sweetheart, (我问我的心上人,)

What lies ahead?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生活每天都会美好吗?)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我的爱人对我说:)

Que sera, sera (世事不可强求)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顺其自然吧。)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顺其自然吧。)

……

这两个姐姐，都比钦辉大十多岁，已经长成青春靓丽的大姑娘了，自然有了向往爱情

1960年，二姐王月娇同无数热爱祖国的华侨学生一道，踏上了北归回国深造的轮船。她去了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即结婚成家，并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

二姐结婚没过几年，丈夫就因病去世，她就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北京生活。1973年，二姐和她的孩子去了香港，随后娘儿俩又回到印尼泗水定居，与大家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

岁月无情，人生苦短。前几年，在印尼成家的大姐和丈夫也已经过世。

如今只有年迈的二姐住在泗水，她的儿子和媳妇则在新加坡定居。

弟弟钦辉经常和二姐打电话聊天。有时候钦辉在外面看到二姐喜欢的东西，就特意买了派人送去。他也时常派公司的女职员和自己的女护士，去二姐家里探望照顾。姐弟情深，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未完待续)



泗水新华戏院旧址。



2017年王钦辉夫妇与三姐王月娇在泗水。